

我的文字欲

文/雷冰

作家谢季先生的《谢季自选集》已由中国文联公开出版发行,罕见收录了我的小文《吾师谢季》作为插篇,由此又触及了我敏感的神经,一点有关文字的感悟不吐不快。

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谢季老师就有文章见诸报刊,那时我还是个跟屁虫。在某些特定的笔会上,我以能获赠载有谢季老师作品的样刊为荣。后受老师点拨启发,加上文字工作性质的原因,也开始尝试着舞文弄墨。其间,谢季老师已从一枚教书匠步入新闻、文化领域,后进入政协及教育界领导层,凭着自己的深厚积累,创作了一部部很有时代气息很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。现如今,再拜读谢季文章,无论小说、散文及报告文学,万般情结涌上心头,更有一个全新认知与震撼。在我眼里,谢季老师的文学造诣,已经站在了本市文学金字塔的塔尖,触及天花板了。

这些年来,我虽远走他乡,但闲暇之余,断断续续也写些来历不明的东西,也偶尔会在各种报刊上露露手显摆一下。就像一个还不娴熟的农夫,在文学的田园里耕耘播种却收成寡淡。又像是个妄想儿,看到自己的铅字文或躺在收藏夹里睡着大觉的章节,自娱自乐自鸣得意沾沾自喜。如果放眼整个浩大的文坛,我的存在,充其量顶多算是游弋于浩瀚海洋里的一只

小蝌蚪,用放大镜都不易发现的微虾虎鱼。

最初学写作时主要是新闻稿,也尝试过写些小说、散文、评论及报告文学。并有幸结识过一些已有名气,诸如谢季、邬书钻等县城作家。那时,他们都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,有些还获了奖。我视他们为偶像,有时见到他们都诚惶诚恐手足无措,挺压抑的。其实,生活中的我并不是这般模样,我同样怀揣很强的文字欲、文学梦和一身傲气。我的谦卑,我的小心翼翼,只求可以获得一个更广阔的文学活动空间放飞自己。那些年的写作生涯,我就像一只初生牛犊,更俨然一只匍匐在纸上的蚕,夜夜摊开的纸,就如一缕缕蚕叶,疯狂且旁若无人地吐丝。也曾乘机溜进报社副刊编辑部,企图面对面旁敲侧击发泄对爱作屡屡流产的不满。记得在成堆的稿件旁,一个端庄文静的女编辑正伏案圈圈点点,笑容可掬接过我的文稿,轻声细语不厌其烦地细数文章的优劣缺陷,条条是道,从容淡定,让我一股脑的不服没了底气。至今我依然印象清晰,她叫胡蔚兰,一个很有文艺范的名字。

后来,我慢慢放弃了功利心态和出名欲望,继续写些自己“啃得动”的小文,才开始在昆明这诗与远方的文艺大家庭里“浪得虚名”。也曾为地方的文学繁荣,组织过野外采风,赞助过征文比赛,也召集过各种文学

专题研讨及座谈会等,紧扣文字内容的活动,略尽了我的绵薄之力。是的,从青年壮年到即将步入的花甲之年,除劳神费力操持着自己的事业,心心念念自己的烟火人生。有所图有所不图,写作始终是我对活在人世的一种真诚表达。在这份表达里,有我对身世家乡和大地哺育的书写,有我对新故土的好奇、感动与热情,也有我对朝夕相处同仁的怜惜、鼓动与赞美。我以我一笔之力,倾诉自己的文字欲、表达欲,抚慰自己的心灵,字里行间流畅着家乡山水的基因与情怀。

因为不间断出版的文字,又把我重置于文学高安。认识了未曾相识的新文益友,也重新记忆起了曾经淡忘的文学老相识,比如已名气冲天的大作家兰洪彰,又比如笔耕不辍的符成生、胡祖华。也被簇拥着拉进了作家协会文苑群,听到了看到了很多很多文学励志的故事。当然,也感觉到了一些尤如当年的我,浮躁而略显嘈杂的声音。

回忆自己的文字岁月,现在我的心态平和了许多,所以与一些充斥文苑不和谐的声音格格不入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,最起码我不会自命清高,不会目空一切,更不会装腔作势,也不会妄自菲薄,不自量力。尽管我现在不逼迫自己去写些虚无缥缈假大空的东西,尽管过去的一些日子,以前的我其实是无比贪图拥有“作家”这个身份这个名号的,拼命地不停地写东西,以求哪一天能够坚定地对人炫耀,冲人大喊一句“我是作家”。想想,的确是多么荒诞无稽。现在卷曲于文学角落的我,对一些熟识作家码出的文字仍情有独钟,津津乐道。对文学领域已颇有建树的文友,更会情不自禁地仰慕,由衷地敬佩,没有丁点儿心存杂念。作家大咖也好,文学爱好者也罢,其实都是没日没夜执着的辛苦的文字搬运工,不是因为高傲,不是因为才华横溢而活在文学里孤芳自赏不可一世。要知道,因文字结缘是件幸运的事,因文字而顶立更是件众望所归的事。每一个真正的文学作家、作者及爱好者,一定要有一颗心怀感恩,心存敬畏的谦卑之心。百花齐放,天下文友一家亲,如沐文学春风,崇尚文学新风。

甲骨文是干净的,敲击键盘的手是干净的,一颗激昂坦荡的心是干净的,聚集文友的圈子更应该是干净的。由文字组合的文学,理应更是个干净的世界。这也许就是我无论栖身何时何地,怀揣着强烈的文字欲,从一而终,以及赤诚的文学情结吧。

挖小煤窑

文/袁小虎

20世纪70年代初,我中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宜春县寨下公社,这地方和新余分宜交界。我到了这里后,面临的都是一些重活:春天里要忙春耕春播;夏日里搞“双抢”,抢收抢种;秋天来了,忙着收获各种作物,稻谷、红薯、油茶、花生……忙过秋收,进入初冬,正是农闲时节。那时候生产队组织青年社员去挖小煤窑,解决队上社员家的燃料问题,队上成立了挖小煤窑的突击队,不知道怎么看中了我这个新来乍到的半大小伙子,把我也叫去挖小煤窑。这活儿现在是没有哪个青少年见识过,现在到农村也见不到这种小煤窑。我今天来讲一讲,让大家长长“知识”吧。

要开挖小煤窑,首先要确定煤井的方位,在何处下手开挖才能挖到煤,这就叫勘探。当时生产队,不知从哪里找了一个“行家”,50岁左右,这个叫“岗山”的人呢!其貌不扬,一看就是我们本地农民的那种。他手里拿个“罗盘”似的东西,带着大家到山上到处走,这里转转,那里转转,这里看看,那里看看,最后他确定了一个位置,思索了一阵,很坚定地说:“就从这个地方开挖。”我当时一看很不以为然。你想啊,一没有地质资料,二没有专业的勘探,你怎么知道这个下面有煤呢?你一双肉眼难道还能够看透地层不成?所以我觉

得这是不可思议!但是我们生产队上的人信他,听他这个“行家”说了以后,生产队长就对挖小煤窑的人下命令,就从“地仙”说的这里开挖。

开挖就开挖吧,我们就动手。这个煤井开挖的框架,大概就是两米见方的样子,成一个正方形的形状往下挖。挖了一段以后,就用这个小竹子、茅草,就着那个顶巷的树干把井的四周加固顶住,避免塌方。挖下去大概五米左右,它形成一个台面,然后从侧面掘进又往下挖后又形成一个台面,每一层都有一个台面,都加一个绞车架,上面的物资要运下去,下面的东西要运上来,就完全靠这个绞车。我当时就是负责摇绞车的工作,就在井下面不停地用双手摇着绞车,上下运东西。那个时候我还年轻,有使不完的劲,也是闲不住。摇绞车这个角色的工作倒不是很累,比挖掘“掌子面”的重活更安全轻松多了。但是我又好奇“掌子面”的活,因为那里是掘进的最前方,我就有事没事到“掌子面”上去探新鲜,想去学掘进,觉得那才是个技术活,也是“开拓创新”闯进活!其实啊,这个小煤窑最艰苦最危险的活就是“掌子面”掘进,因为那个“掌子面”呀,随着深度越来越深,里面是越来越闷热啊,因为那时小煤窑根本就没有通风设备,空气到这里面就稀薄多了,你只要稍微动一动就一身大汗。另外一个难点,就是这个“掌子面”在开挖的时候空间很窄,人在里面直不起腰,有时候往往要跪着干、爬着干或者是蹲着干,手脚好难伸展开来。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,我去学掘进,还有一个问题难住了我,那就是需要两手左右开

弓。但是我这个人左手特别不行,一是力量不大,而且很不灵活,老是不听使唤。我想要怎么弄,左手就是不到位。我在这里搞了几个月,这个掘进,一直没学会。

挖小煤窑当时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,掘进用的就叫“岩嘴”,其实也就是一把土名叫“阴九镐”的东西,一头尖一头扁的那么个铁东西。挖出来的沙石、煤矸石及后来挖出的煤怎么运输呢?那是用竹子编的那种筐,因为这种筐不是用来挑而是用来在巷道里拖着走的,所以我们都叫它拖箕。就是这么一些简单的工具,大家在里面挖呀挖,没有安全意识,也没有害怕的心理,没注意挖多少日子,到后来竟然真的让我们挖出煤了。这一下子可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,土专家还真探准了!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也陆陆续续了解过,像我们这个地方,地下的煤炭储存不是大片大片成规模的那种大型煤矿的储量,而是零散的一槽一槽的,蕴藏量很小,而且很分散,它一槽煤叶大概也就是一两米厚三五米宽的样子,也不长。如果这个井口打歪了,你到哪里去找煤啊!所以,我真的对那个探煤的“地仙”佩服得五体投地呀!

这真是高手在民间呀!

而我和村里的那个挖煤的突击队,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干得那么欢,真有点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啊!每天收了工,上了井,互相看着那模样,个个满脸乌黑,只见一对眼珠滴溜溜地转,咧嘴一笑,显得牙齿特别白,大家都互相逗着开玩笑。

那神韵,真是上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啊!